

中东欧国家周报

【立陶宛外交周报】

立陶宛根据地缘政治战略优先实施外交政策

Linas Eriksonas

(2019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立陶宛】立陶宛根据地缘政治战略优先实施外交政策

尽管国际环境不断变化，但 2019 年立陶宛的外交政策没有出现重大变化。虽然许多人猜测，总统选举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但前总统达利娅·格里布斯凯特（Dalia Grybauskaitė，曾连任两届）的离任和新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Gitanas Nausėda）上台并没有使外交政策出现变化。上任伊始，新总统就宣称自己是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Valdas Adamkus，1998—2003 年、2004—2009 年两度担任总统）的继任者，而非格里布斯凯特的继任者，但并没有导致外交政策出现变化。新总统仅仅是为了展现其新的领导风格。

瑙塞达的总统任期从 2019 年 7 月 12 日开始，上任后的第一个外交举措与前任格里布斯凯特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即关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格里布斯凯特在上任时（2009—2010 年）曾表示，虽然立陶宛与上述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但立陶宛可能会对两国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

瑙塞达在其总统任期的前半时间里采取了相似的举措。2019年9月，瑙塞达发表讲话称，立陶宛将采取措施继续与白俄罗斯发展关系。但立陶宛在阿斯特维耶茨（Astravyets）核电站问题上的立场不变。阿斯特维耶茨核电站由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Russia's Atomstroyexport）建造，将于2020年1月投入运营。该核电站已成为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关系中的棘手问题。在用尽一切可以终止核电站建设的手段后，立陶宛决定抵制购买该核电站生产的电力。

但与此同时，立陶宛一直对白俄罗斯敞开大门，继续进行对话。9月25日，外交部长利纳斯·林克维丘斯

（Linas Linkevičius）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白俄罗斯外长弗拉基米尔·玛克伊（Vladimir Makey）。立陶宛提议白俄罗斯通过立陶宛进口石油，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立陶宛外长表示，立陶宛对白俄罗斯尽可能保留其主权的行感兴趣。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对话应有助于缓解目前的局势。立陶宛外长重申了本国需求，即白俄罗斯应遵守国际安全准则，并允许欧委会代表监督核电站的运营。

外交政策学者托马斯·雅科柳纳斯（Tomas Jakeliūnas）说，格里布斯凯特在任的前十年，立陶宛外

交政策的战略地位非常简单，即更深入地融入北约和欧盟，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并遏制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一狭义的外交政策也适用于立陶宛转型时期。然而，心怀壮志的格里包斯凯特也常常采取主动，冒险偏离该国外交政策的默认轨道。更个人化的高层互动有助于立陶宛提升国际知名度并找到新的合作伙伴。瑙塞达总统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上任后的上半年，试图塑造和呈现更具个人化的领导风格。

12月12日，瑙塞达在一年一度的立陶宛外交政策会议上表明了其外交政策的战略立场。在演讲中，他重申坚信美国会继续参与欧洲的防务建设，并要求各国增加军费开支。预计到2030年，立陶宛军费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关于俄罗斯，新总统则表示，俄罗斯继续对立陶宛和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直接的长期威胁。他将继续采取遏制政策，包括制裁。

总统表示，立陶宛显然既不能代替其他国家做出决定（是否回到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中），也不能代替俄罗斯做决定。然而，立陶宛可以且必须尊重自己的决定，即：不让俄罗斯的非违法行为合法化、让俄罗斯对其所作所为负责，并维护立陶宛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基石。两国关系稳

定与正常化不能违背共同的价值观。制裁必须持续，直至俄罗斯的行为发生根本变化。

关于与白俄罗斯的关系，新总统表示，从更广泛的东方伙伴关系角度来看，立陶宛需要承认，白俄罗斯对立陶宛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挑战。立陶宛孤立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目前没有奏效，但这并不意味着立陶宛会主动使两国关系升温。立陶宛应保持警惕，确保对方没有越过立方设定的红线。

关于与中国的关系，新总统认为，国际环境不断变化，需要正视中国日益壮大这一事实。瑙塞达表示，中国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并根据自身需要调整秩序。因此，立陶宛需要与其欧洲—大西洋伙伴努力共同应对。总统还强调，立陶宛目前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没有任何障碍，只要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与中国的关系不能损害立陶宛国家安全和欧盟的共同利益。总统还提到了“立陶宛—中国困境”（Lithuanian-China dilemma），但没有明确说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困境。相反，总统表示，所谓“立陶宛—中国困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立陶宛外交政策在当下面临的挑战，即：立陶宛必须现实地评估国际权力平衡的变化。立陶宛在保持自我的

同时，还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努力，为本国做出有利的决定。立陶宛不能被动地袖手旁观。

总之，在新总统关于外交政策的年度讲话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国被单独提及，并列入立陶宛外交决策者的观察名单。总统讲话中透露出其对以下观点的支持，即：俄罗斯是直接威胁，而白俄罗斯是潜在的威胁来源（核电站的建设使其同俄罗斯的一体化更加紧密）。新总统对中国的立场，既不同于对俄罗斯明确对抗立场，也不同于对白俄罗斯较弱的对抗立场，而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将中国视为国际政治变革的推动者。新总统在谈及中国时言辞谨慎、节制。根据乔纳森·马尔科维茨（Jonathan N. Markowitz）和克里斯托弗·法里斯（Christopher Farris）的最新研究，一个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竞争程度由三个因素决定，即：其他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地理上的接近程度，以及拥有互补利益的程度。在全球体系中经济实力越强的国家，越能更多地投资那些能够产生威胁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立陶宛的威胁程度最高。立陶宛的军事力量薄弱，北约则对其进行了补足和强化。

其他国家在地理上与立陶宛的接近程度以及它们拥有互补或不互补的利益程度，都影响着地缘政治竞争的程度。

由于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程度低于俄罗斯，两国开展了跨边境合作，并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框架下与欧盟进一步接触。今年5月，考虑到阿斯特维耶茨核电站的影响，立陶宛否决了欧盟—白俄罗斯关于伙伴关系优先事项的协定。立陶宛要求白俄罗斯在最终完成阿斯特维耶茨核电站建设和安全程序时，将欧盟的压力测试建议纳入考虑。

地理距离同样会影响各国在国际体系中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能力的程度。有关军事竞争和冲突的研究表明，地理上的接近和冲突之间存在关联。在鲍尔丁

(K. E. Boulding) 富有开创性的著作《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se: a General Theory) 中，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冲突的强度会降低。布鲁斯·拉西特 (Bruce Russett) 和约翰·奥尼尔 (John R. Oneal) 在谈到民主、经济依存和国际调解的相互作用时指出，地理距离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距离遥远的国家不会产生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所以立陶宛对相隔约5000公里的中国采取了更加模棱两可的立场。

(作者: Linas Eriksonas; 翻译: 于溪; 校对: 马骏驰;
审核: 刘绯)